

书信、日记及其他

惠尔译

261
书信、日记及其他

劳伦斯 纪德等著

惠 泉 译

责任编辑： 朱 正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望城县湘江印刷厂印刷

*

198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8.25 插页：2

字数：131500 印数：1—3210

ISBN7—217—00419—5

I·172 定价：2.40元

目 录

马丁·路德

沃尔姆斯会议演说词……………1

蒙塔古夫人

维也纳寄简……………12

哥尔德斯密斯

“中国人书信”一则……………19

莱辛

寓言二则

动物们关于谁高谁下的争论……………27

孩子与蛇……………29

书信七通

致约翰·约契姆·艾兴堡……………30

致卡尔·高特黑尔夫·莱辛……………31

致约翰·约契姆·艾兴堡……………33

致卡尔·高特黑尔夫·莱辛……………34

致约翰·约契姆·艾兴堡……………35

富兰克林

富兰克林与风湿太太的对话……………38

赫尔德

一个真正的诗人一定要用他本国的
语言来写诗……………49

永恒的负担53

非洲人的裁判55

洪堡

美洲赤道地带旅行记58

皮萨列夫

论普希金的抒情诗67

劳伦斯

书信六通

致H、C 132

致爱德华·迦纳 133

致霍金太太 135

致嘉塞琳·卡斯威尔 138

致爱德华·马许 144

致辛细雅·阿斯奎士夫人 145

〔附录〕劳伦斯论（译者） 148

纪德

日选记

1940年日记选 173

记戴高乐 210

论马尔罗 215

毛姆

教堂执事 221

七十自寿 233

沃尔姆斯会议演说词

马丁·路德

最仁慈的主和皇帝！

最慈祥的王爷们！仁慈的大人们！

我卑顺依着昨晚给我指定的时间，前来出席会议；我恳求最仁慈的皇帝陛下最慈祥的王爷们与大人们，为了上帝的慈悲之故，让大家仁慈地听听我这一个案件，这个案件，我希望会得到公平与忠实的处理；再者，如果由于我的愚蠢，我不能用正确的方式对大家说话，或者，如果我以某种其他方式越犯了宫廷中的习惯和行径，那末，我求大家能仁善地将我宽恕；因为我不是在宫廷里长大，是在狭隘的寺院的角落里长大的，而关于我本人，我只能这么说：直到如今，在我的传道和著作中，我仅仅为了上帝的荣耀和为了心灵纯洁的基督徒的忠实教诲而努力的。

最仁慈的皇帝，最慈祥的王爷！昨天，最仁慈的陛下向我提出了两个问题，那就是：我是否愿承认那些用我的名字来署名和出版的书确实是我

写的；还有，我是想继续自作辩护呢，还是准备放弃这些书中的主张？关于第一点，我立即给了坦白的回答，我现在仍旧坚持这个回答，而且将永远坚持下去：那些用我的名义出版的书，只要它们不是由于我敌人的恶意或由于一位不合时宜的聪敏人，将我的任何意思偶然加以改动、或错误地加以删除，那末，这些书都是我的书。因为我能够肯定承认的，只有那些真正是我自己的，而且为我一己所写的那些书，可是我不能承认不论哪一方面给我的著作所作的聪明的错解。

不过，关于第二个问题，我却要恳求最仁慈的陛下和仁慈的各位王爷们最好能考虑到这个情形，那就是：我的那些书并非每本都具有相同性质的。

第一类所包括的这些著作，是我直截了当与合乎福音意思来讨论正确信仰与正确生活的问题，以致连我的反对者都承认它们有用，并不危险，很值得给每一个基督徒去阅读。甚至教皇的正式公告，不管它是多么激烈地反对我，却也宣称我的某几本书是无害的，虽然后来这个公告又以完全专横的判词指摘这些书。既然如此，那末我如果开始来否定与放弃它们，请问，其结果将达到什么地步？那时，我将是唯一去指摘一个真理的人，因为对此真理，无论我的朋友或敌人都

是认可了的；那时，我将是向全世界一致公认的真理表示反对的唯一的人了！

第二类著作是攻击教皇制度及其信徒们的行为的，因为他们的教训和他们的坏榜样已经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搅乱了整个基督教。对于这个事实，没有一个人能加以否认或者忽视的。因为每一个人从自己的经验中知道，并且人民普遍的不满，也能够为此作证；教皇的法律与那些人的教训，以最可悲的方式，纠缠、重压与折磨了教徒们的良心；何况那个令人难信的专制制度吞噬了人们的财物，特别在我们可敬的日耳曼民族中，它以可耻的方式继续吞噬着人们的财物。可是为了这种行为，他们却在一手颁发的法令里准备了理由，譬如在法令第9节与第25节，在第1个问题和第9个问题中，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一点；教皇的法律既和福音的教训相冲突，又和教会中诸神父的教训相冲突，这些法律必须被认为错误与无效。这样说来，如果我否定和放弃我有关这方面的那些书，我就会因此而加强与拥护这个专制统治了，我将为教皇专制的破坏性工作及背神行为，不但开启一个小窗，而且会开启大门大户，比以前人们所能开启的更大更方便。因此，我若否定和放弃那些书，就将大大有利于教皇的无限专制，以及无耻的邪恶行径，而它的权力将压迫

得穷人更加难于容忍，这将使它更为安全，使它比以往更为巩固；因为它可以吹嘘说，我之否定和放弃自己的意见，是为了满足您，最仁慈的皇帝陛下与整个神圣罗马帝国的意思而实行的，所以它更加可以从我的放弃上获得好处。天哪，那时我将怎样为一切邪恶与专制作掩护呀！

第三类那些书是这样的，我写它们，是为了反对某几位自以为有独立立场的人，其实却企图保护罗马的专制政制，又想要推翻我所宣传的那种基督教。我承认，我反对这些人的时候，所采取的态度过于激昂一点，这在信仰事情上并且从我的身份来说，是不甚合适的。所以比较激昂，因为我不想把自己做成圣者，因为我不是宣扬我的生活之道，而是宣传基督的教训。虽然如此，即使要我否定和放弃这一类书，也将是不合理的；因为我如果放弃的话，将来会有这样的结果：无法无天的专制统治者能叫人家看看我的例子，会以比过去任何时期更加可怕的方式去统治与虐待人民。不过我是人，不是上帝。所以我之信守我的著作，只能像吾主基督本人信守他的教训一样。当约翰盘问他的教义*，当那个仆人给耶稣一记耳光之时，基督说道：“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

* 据目前通行的《新约》，盘问耶稣教义的是大祭司，不是约翰。

指证那不是。”*由此可见，主基督确实知道他不会做错事，可是他并非不屑去倾听那反对他教训的证据，而且是由一个卑鄙的奴仆提出的证据；那末我，一个可怜的人，是会犯错误的，又怎能不准备去请求、并期待人家能提出反对我教义的每一项证据呢？因此，为了神的慈悲之故，我恳求您最仁慈的陛下，最慈祥的各位王爷，或任何其他能做这件事的人，不论他的身份是最崇高或最卑下的，让他们对我提出证据来，证实我的过失，用先知们的经文或福音书作证来挫败我吧。不论是谁，只要他能将我的每一个过失指示给我看，我完全准备去放弃与改悔这个过失的，我甚至会第一个将自己的著作扔进火里去的人。

由此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因我的教义而在各地发生的麻烦与危险、不宁与不睦，同时为了这些事情，我昨天在此被郑重地加以指控——我都已经仔细考虑过，忖度过了。对我来讲，看见人们为了上帝的言语而发生不宁与不睦，乃是一种非常叫人高兴的情景。因为这正是上帝言语一向所循的路向，所走的道路与所生的效果，有如基督所说：“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

* 见《约翰福音》第18章第23节。

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 因此，我们一定要仔细想想，我们天上的主的做法多么的奇异，与多么的可怕，他是为了使我们用以遏乱的方法，不是从我们指摘上帝的言语来开头，更不会倾向于造成一些新的无法忍受的大痛苦。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别让我们辉煌卓越的年轻皇帝查尔斯——上帝以下，我们是将最大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的——采取这样一个不幸的与关系重大的步骤。从圣经里，我可以举出许多关于法老王，关于巴比伦王与以色列诸王的例子，说明他们正在各自的王国里用特别聪明的计划去维持和平与秩序之时，却一成不变的都将自己带到了毁灭之境。因为他，上帝，在他们的狡黠中抓住了那个狡黠；并且在他们尚未知觉之前，就已将几座大山放在他们面前了。因此我们所需要的是对上帝的畏惧。我说这句话，意思并非想暗示那些尊严的国王需要我给他们提出教诲或者警告，而是因为我不想否认对于我亲爱的德意志我是有责任为它服务的。为此，我想作卑微的请求，请求最仁慈的帝国皇帝陛下，以及慈祥的王爷们，不要让我那些热心的反对者来说服你们，不要听信他们毫无理由的言词来反对我。

* 见《马太福音》第10章第34节。

我的话已经讲完了。当我讲了这番话之后，皇帝的发言人用一种批评的口吻回答，说我不曾扼要确切地回答了问题；又说凡是以往在议会里谴责过与决定了的问题不能再提出疑问。因此，他们要我给一个简单的、不那么复杂微妙的回答，到底我愿意放弃主张呢，还是不愿。于是我说：

既然您，最仁慈的陛下与慈祥的王爷们要我给一个简单回答，那我就愿意简单地、并不复杂微妙地回答问题，我的回答如下：如果我不是被圣经的证言或被清楚合理的论据所击败，那末我将始终为我引述过的那几段经文所折服，我的良心将始终为上帝的言语所俘虏。因为我既不相信教皇，也不单单相信议会，因为大家清楚知道，他们曾经时常犯错，而且自相矛盾。我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放弃与愿意放弃的，因为干着任何违反自己良心的事，那是既不平安，也不合适的。

愿上帝帮助我。阿门。

作者小传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1.10—1546.2

18) 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基督教抗罗宗（新教）的创始人。在基督教历史和西方文化史上都是重要人物。生于图林根萨克森地区艾斯勒本城（在今德国境内）。1501年入埃尔富特大学，1505年入埃尔富特隐修院，后被选拔进修神学，1508年入维滕贝格大学。从1511年起在隐修院内部宣讲教义，1514年任教区座堂传教员，后任奥古斯丁修会首座，1515年起任十一处隐修院的区牧。中世纪教廷财政日艰，发售赎罪券弥补亏空的办法采用过于频繁。1476年教皇西克斯图斯宣布，信徒生前行为不端者死后既然要先入炼狱，因此生者也应为他们购买赎罪券以减轻他们的痛苦。为了销售赎罪券，推销者往往要大事举动，造成气氛，发表令人反感的言论。路德本人在讲解教义时经常抨击这些弊端。但促使路德对提出公开抗议的近因则是一种特殊的赎罪券，这种据说可以使购者享受特别恩惠的赎罪券称为大赦年赎罪券。发售这种赎罪券表面上是为了筹款重建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实际上，根据秘密协议，在德意志境内销售这种赎罪券的所得一半应拨归美因茨的青年大主教阿伯特。因为他为了获得这份高级教职曾多方活动，已负债累累。当时路德尚不知此事。他最不满意的是多明我会修士、老练的赎罪券推销员台彻尔得陇望蜀，贪得不厌。针对台彻尔的所作所为，路德写成《九十五条论纲》，于1517年10月31日张贴在维滕贝格万圣教堂大门上。《九十五条论纲》委婉地批评教皇的政策，但并未否认教皇有权发售赎罪券，也没有抨击关于炼狱的教义。《论纲》指出，教会的真正财宝是彰显上帝荣耀与恩惠的至圣福音。路德把《九十五条论纲》付印，

广泛流传。多明我会修士要求谴责路德，罗马方面也已有人准备指控路德为异端分子。路德乃发表一篇意气高昂的讲道词，论判处绝罚的权力，表明不会接受教皇的决定。教皇传唤路德前往罗马。此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选举即将举行，七位选帝侯之一腓特烈在教皇心目中至为重要，教皇不敢开罪于他。结果只命令路德前往奥格斯堡会见加热当。他同加热当先讨论赎罪券问题，后来，就如何解释人可以通过善行在天上积攒财宝的经义发生争论。加热当一怒而斥退路德。此时萨克森地方议员传说路德将要铸送罗马。友人帮助他从堡垒边道逃脱。根据预定，1519年要在莱比锡境内的普莱森堡举行辩论会，由学者艾克同卡尔斯塔德和路德先后进行辩论。于是路德用几个星期的时间研究教会历史和教会法。届时维滕贝格地区派遣多人前来参加辩论，莱比锡、维滕贝格两大学的神学家、乔治公爵、教会首脑，政府要员都出席。艾克发挥辩才，路德难以应付。此次辩论会后，双方以小册子互相攻击。德意志地区和瑞士的人文主义者热烈支持路德。1520年6月15日，教皇颁发谕令，驳斥宣传路德学说的41篇论文，随后，罗马焚烧路德著作。但德意志境内各城市迅速转而支持路德。路德在1520年夏天连写小册子。第一本小册子题为《告信奉基督教的日耳曼诸贵族》，宣称，教会当权者拒绝改革教会，际此危机时代，世俗当权者必须进行干预。路德的第二篇论文题为《关于教会囚虏时代的序论》是写给教士和学者的，鼓吹在教会内进行根本性改革。第三篇是写给教皇的，题为《论基督徒的自由》，从伦理学角度阐明因信称义的教义。1520年12月10日，学生在

维滕贝格城内埃勒斯特门前燃起篝火，把宗教法著作当作燃料，路德也将教皇谴责他的谕令投入火中。1521年1月教皇宣布判处路德以绝罚。帝国议会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的请求下，同意先召唤路德出席议会，听取他的意见。路德于1521年4月启程，途中获悉皇帝已下令焚毁他的著作。1521年4月17日晚，路德出席议会，当时教会和政府的显要人物都在场，年轻的皇帝查尔斯五世冷然而有敌意。路德面前摆放一堆书籍，要求他说明是否出自他的手笔。路德要求给他考虑时间。次日下午，会议改在更为宽敞的会厅举行，参加人数超过前一天。路德作长篇发言，分别就自己的各类著作表示态度，他说：关于谕理著作，他不必也不应撤回；至于在辩论中言词过激之处，他愿意道歉；其他再无可以否定之处。当他进一步说明原故时，有人突然要求他提出简单明快的答复。于是他理直气壮地作了答复，他说：如果能用《圣经》或令人信服的说理使他认识自己错误，他可以撤回自己的主张；否则，他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因为他的良心是受上帝之道约束的。据说他最后说：“我坚持自己立场，我只能如此”。虽然现代考证多半认为他并没有说过此话，但在欧洲瞩目的那一时刻，路德的基本态度正是如此。部分议员通过沃尔姆斯法令，宣布路德为不法分子，取缔他的著作。支持路德的人们制造他被劫持的假象，将他藏在爱森纳赫附近的瓦尔德古堡。路德着手将希腊原文《新约》译成德文。不久请来梅兰希顿等人共同参加翻译。德译《新约》于1522年9月出版，根据希伯来文本翻译的《旧约》于1534年出版。1522年3月，路德返回维滕贝格，发

表一系列有力的讲道词，调整宗教改革的方向。路德的保守主义与当时激进改革派之间的分歧趋向明朗。

1524年夏天，农民战争在黑森林地区爆发，农民起义的纲领互不相同。路德反对使用暴力。1525年5月，路德发表《论自由》，分析斯瓦比农民所提出的“十二条”，对他们的正当意见表示同情，对诸侯领主提出批评，但反对基督徒起义的想法。路德还声称：如果人与人之间一律平等，世上的国度就无法存在。1525年春，图林根农民在闵采尔等人率领下起义，立即有席卷一切之势。鉴于政局将要陷于一片混乱，路德写成《反对杀人越货的草贼》，措词十分严厉。1525年，路德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经历转折。当年6月正值农民战争高峰，路德与曾当修女的凯瑟林·冯·波拉结婚。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尔斯五世忠于天主教的立场始终不变，但是他必须考虑政治局势不好对新教采取过于严厉的措施。1526年。施佩耶尔议会宣布暂停执行沃尔姆斯法令，以待全国性会议举行，在此期间，各诸侯可以根据对上帝和皇帝负责的态度便宜行事。在圣餐礼的问题上的分歧使得新教内部发生分裂，各派都拒绝按照天主教传统举行圣餐礼，但对于上帝是否存在于圣餐之中这一问题各执一词。路德拘守《圣经》词句，强调耶稣所说“这是我的身体”的话应该照字面解释。茨温利认为耶稣那句话里的“是”应理解为“代表”。后来的奥格斯堡帝国议会上发生了维滕贝格神学派与瑞士派的分裂，路德因其不法分子的身份而不能参加奥格斯堡议会，他只能将教务委托给梅兰希顿，梅兰希顿于1530年所拟定的《奥格斯

堡信纲》是宗教改革运动的重要文献，也是路德宗的标准信仰声明。

路德的著作影响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路德宗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巩固地建成，并居于支配地位，在奥地利和匈牙利也有很大势力。路德重视赞美诗，鼓励友人撰写赞美诗。他本人写有20首赞美诗，其中4首收入他亲自主编的赞美诗集。最著名的《坚固保障歌》曾在欧洲历史上发挥重大影响。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维也纳寄简

蒙塔古夫人

致R夫人：

尊函长而有趣，拜读之余，万分高兴。但大札之来，绝不令我惊异。我知道您能惦记一个不在身边的朋友的，即使您身处宫廷之中。我又知道，您是欢喜施德不望报的。我所期望于您的，正是当您见不到我的时候，能够一样爱我，想念我。承告关于我们那位小老友所遭遇的痛苦，我很同情，因为我知道这些痛苦只由于我们国家的野蛮风俗之故，所以格外可怜她。老实说，如果她在这里，那么她的唯一罪过就是太年青了，还

不配学时髦罢了。今后她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在约莫七年之后，移居到此地来，以便再度成为一个年青的、花儿盛放般的美人。我可以向您担保，脸上皱纹，双肩微倾，甚至花白头发，都不是女人闯世界的障碍。我知道您无法想象一个二十五岁的小伙子，会一往情深地向我的那位S—f—k夫人挤眉弄眼，或者急不及待地要和刚演完歌剧的O—d伯爵夫人拉一拉手。可是这种情景，我在这里却是天天见到的；见到了而感到惊奇者，除我以外没有第二人。一个妇人，行年未及三十五，此地是被当作黄毛丫头的；她若不上四十大关，决不能闹出点名声来。对于这件事情，不知夫人您的想法如何；在我，得知了世上竟有这样一个为老妇人安排的天堂，甚以为慰；我颇以目前无足轻重的处境自安，且待我将来不适于其他地方露面的时候，再回到这里来吧。这里，我禁不住要为太多英国太太们的可怜情形悲叹，她们久已隐退了，隐退到懿行和家酿这类琐事上去打发日子，可是如果她们的本命星宿幸能指引她们来到这里的话，她们还一定能在第一流的美女队中出尽风头呢。再则，“名誉”这个叫人糊涂的词，此地的意思同您在伦敦所了解的，很是不同。此地，您若获得了一个情人，决不意味着失掉了名誉，相反，您是很正派地获得了它。此